

# 语序问题与句子的三个平面

田 禾

## 1. 问题点

日本学生在掌握了汉语“主谓宾”类句子的基本语序后，仍常出现语序方面的错误，同时对语序不同但使用的词语基本相同的两个句子，很难搞清二者究竟有何区别。这两个难点的解决，在很多方面都涉及到在与句法有关的句法平面、句法语义平面、句法语义语用平面这三个平面上对汉语句子的分析和理解。由于在目前的实际教学中，教师着重甚至仅限于讲解汉语单个类型的句子在句法平面上的基本规则，所以学生往往缺乏对汉语语序的总体特征的把握。本文尝试站在以日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的角度，通过日中两种语言语序的比较，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讨论如何能在学会一个个具体句子的同时，对汉语句子的组合方式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

## 2. 三个平面的概念

“三个平面”理论认为句子是由三个平面组成的三维结构体。范晓1999（第2页）指出：句子有三个平面，即句法平面、语义平面、语用平面。在句法平面可抽象出句型（根据句子句法结构特征抽象出来的句子类型）；在语义平面可抽象出句模（根据句子语义结构特征抽象出来的句子类型）；在语用平面可抽象出句类（根据句子语用表达特征抽象出来的句子类型）。一般教科书中所说的“主谓宾”是在句法平面上的分析，“施事+动+受事”指的是语义平面上的分析，从表达功能来说的“陈述句”、“疑问句”等指的是语用平面上的分类。

狭义的语序指的是句法平面的词语排列顺序。广义地说，语义平面的施事在

前还是在后的排列顺序也是语序，“我喝茶”的语序正确与“\*我茶喝”的语序颠倒，是从两个角度来说的，即句法平面的动宾位置和语义平面的受事的位置。而“我喝茶”与“茶我喝”在句法平面上的语序不同，但在语用平面上都是主题在前述题在后的语序。三个平面既是对汉语句子本身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句法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对比，三个平面注意到了语用平面，而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进行目的语的学习中，往往对词语和句子的语用特征感到最难以掌握。从另一方面来说，从语用角度来解释词和句子，又常常最能揭示问题的根本所在。

### 3. 病句类型

在学习目的语过程中，造成语法错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母语对目的语的干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 型，而日语的基本语序是 SOV 型，在完成较简单的句子时，学习者由于充分注意到了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并且大多数人有学习英语时所积累的语序方面的经验，所以几乎不会发生语序上的错误。那么出现语序方面错误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句子呢？这可以通过把意思相同的日语和汉语的句子进行比较来发现。

我们将三所大学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所出现的病句做了归纳，其中语序方面的病句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

- A\* “公园里很多人”类
- B\* “还一点儿有”类
- C\* “今天也我去看电影了”类
- D\* “我朋友旅行去北京了”类
- E\* “前边一个老师站着”类
- F\* “他三年住在北京”类
- G\* “他说汉语很好”类
- H\* “我完了开会就去吃饭”类

## 4. 分析过程

### 4.1 由单个词引起的语序错误

第一类 A\* “公园里很多人”类病句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形容词谓语句“人很多”的谓语位置出现了错误，但是这个句子的正确说法除了“公园里人很多”以外，还可以说“公园里有很多人”。由于日语的语序是在“有”「いる、ある」的前边加上修饰成份“很多”「たくさん」，所以学生受日语「たくさんいる」这种语序的影响而先将“很多”放在了前边。同时从一开始学习语法时就牢牢地记住了汉语动词在前这个规律，而且汉语的形容词和日语一样，还可以在名词前修饰限定，这些信息纠合在一起，使学习者发生了混乱。其实，当教师要求学生自己练习改错时，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个病句改成“公园里有很多人”，而不是将它改成形容词谓语句。第二类病句 B\* “还一点儿有”类很明显，受日语“一点儿”可以修饰“有”的干扰，错误地按照日语语序「すこしある」排列了“一点儿”和“有”的位置。这样看来，第一和第二两类病句的原因主要是汉语的“有”不能受“很多”和“一点儿”的修饰，而日语中的相应词和词之间却存在着修饰关系，只要讲清楚了汉语的“很多”和“一点儿”不能修饰动词，就可以避免这两类错误，所以 A 类和 B 类从其产生的原因来说，并不是真正的语序上的病句。

这两类“假”语序病句提示我们，词语的学习，与语义相比更重要的是语用平面的运用，即与前后词语的搭配问题。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既是语义关系，又是位置关系。互有搭配关系的词先组合成词组，再以词组为单位构成句子。

### 4.2 副词的位置及语义指向

第三类 C\* “今天也我去看电影了”类是副词错误地出现在了代词之前。在我们所收集的一、二年级的病句中，副词“也”的错误较多。如：

- (1) \*今天也我去看电影了。
- (2) \*他法语也说得好，也写得好。
- (3) \*我也。

日语中相当于“也”的「も」，位置在所限定中心词之后。在说明“今天”和昨天一样，发生了“看电影”这件事时，日语的“也”紧跟在“今天”之后出现，「今日もわたしは映画をみました」。如果句中不出现动作者时，“也”的后边正好是动词“看”，使句子看起来完全正确，但实际上，学习者并没有真正理解汉语副词在所限定的动词之前这个规则。在(2)句中“也”的位置还是受了日语语序的干扰，出现在所要进行对比的两个动作“说”和“写”之后，但后边是补语，同时学习者对汉语副词在动词之前的规则已有所了解，最后就造成了把副词“也”放在“说”和“写”之前出现的结果。(3)句的错误还在于日语的句末可以以「も」为终结，而汉语大部分的副词不能单独使用，学习者未能了解汉语的这一特点。为避免这类病句的产生，除了明确句法平面上的副词的位置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的规则以外，还要指出汉语是以词组为造句单位的，语义相连的词先聚集成一组，分别以一个大的名词性词组、动词性词组、形容词性词组的方式进入句子。同时对其中的部分副词还应指出其语义指向。如汉语的“也”总是与表示重复或相同的那部分组合在一起，“去看电影”是重复的部分，所以应该说“也去看电影”；(2)中形容词“好”是相同的部分，所以说“也好”。

这一小节分析，再次说明，一个词语，必须在语义句法语用三个平面，都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找出异同点之后，才能说真正掌握。

#### 4.3 连动句的语序

第四类 D\* “我朋友旅行去北京了”类是连动句的两个动词的前后语序出现了错误。如果对比一下日语的语序，就会发现其实是受了日语中「旅行に行く」这种表示目的的词组在前，“来”或“去”在后的语序的影响。同类错误的还有，把“我没有时间去滑冰”这种 V1 是“有”或“没有”的句子，说成\*“我去滑冰没有时间”，其原因也是受了日语语序的干扰。因此，像连动句这样的句型，日语和汉语都是“施事+动核”，在语义平面上二者相同，很容易理解，所以只要注意句法平面上语序，即要按照两个动作发生的实际顺序，安排句子中的 V1 和 V2 的语序这一点，就能正确运用汉语的连动句了。

#### 4.4 “有”的类比——“V着”

E类正确的句子是动作者在宾语位置出现的存现句，它和F类的时间补语、G类的程度补语、H类的结果补语，这四类都是日语中不存在的句型。对于母语中不存在的句型，学习者常使用的方法抑或是按照母语的语序完成，抑或是利用已经习得的目的语的知识、跳过一些必要的连接成份来组合句子，而最常为学习者所使用的手段是这两者的结合。所以只要在原有的习得基础上增加新信息、修正受母语干扰的偏误，就能改正病句。

在解释一个较难的新词时，往往可以将之与其他意思相同或相近的简单的词类比，比如“饮”可以解释为“喝”。为掌握新句型，也可以参照这个方法。表示存在的句型中，最容易理解的是使用动词“有”的“某地+有+某物”的句型。所以利用这个句型来解释，“V着”相当于“有”，是进一步描写该物存在的具体的样态，“某地+V着+某物”就容易掌握了。像这样利用两种句型的三个平面中相同的平面，来解释难点的以易释难的方法，也是最为学习者所接受的方法之一。

#### 4.5 时段

由于在日语中表示时段和动量的词或词组常于动词前出现，同时学习者对汉语的时点和时段在句中的不同位置区分不清，所以造成时段和动量词错用于动词前的病句数量较多的现象。细分起来，有以下几种病句：

- (4) \*我两年学了汉语。
- (5) \*他来了三年北京。
- (6) \*他没来信一个星期了。
- (7) \*他们想一次去那儿。
- (8) \*我到十二点上课。

为了与时点区分开来，教师着重强调时量在后的规则后，学习者能将(4)改正过来，但往往会矫枉过正，将表示状态持续的时段也放在了动词后(如(5))。其实，日语中表示句中的动词从起点开始的持续时间的词组，也可以在句子最后出现，与“他来北京三年了”的语序相同，「彼は北京に来てもう三年に

なった」。特别是汉语表示否定状态的持续的时量，总是在表否定状态的词语前边出现，如“他一个星期没来信了”。这与日语表时量的语序相同，「彼はもう一週間手紙をくれていない。」所以（5）和（6）只要与日语对照，学习者就会理解，也就是说，表状态的句子对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来说并不是难点。

#### 4.6 介词结构

##### 4.6.1 在语用平面上的分类

日语的相当于汉语介词结构的部分，都在动词前出现，所以学习者对汉语的位于动词前的介词结构能很快掌握。但是汉语中还有部分介词结构又能在动词后充当补语，特别是对“东西放在桌子上”与“东西在桌子上放着”的介词结构的位置为何前后有别，学习者常感到困惑。单纯分析两个句子的句型成份划分，并不能回答学习者应在何种语言环境下选择两个句子的疑问。这就需要从语用角度来分析两个句子的不同。

对句子进行句法平面上的分析，有助于学习者按照正确语序组合句子，但对于两个语序都正确的句子如何在语义上区别开来，却往往无能为力。如“哥哥打我”与“我打哥哥”只能从语义平面的施事和受事的关系上来区别两个句子。对于“东西放在桌子上”和“东西在桌子上放着”这两个句子来说，因为都是“受事+动核”，所以还必须从语用平面来分析。范晓1998（16—20页）提到，在语用平面，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区分句类。文中按照句子的表达用途，也就是语气将汉语的句子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和“呼应句”五类。又按照主题与述题的关系，将主题句下分为四类：“叙述句”、“描写句”、“解释句”和“评议句”。还按句子语用应变情况划分了“正位句”和“倒装句”、“完全句”和“省略句”等。那么“东西放在桌子上”在语用平面上属于哪一类呢？我们设计两组对话就可以更清楚地作出判断。

第一组 甲：（手里拿着东西）东西放在哪儿？

乙：（东西）放在桌子上吧。

第二组 甲：（一边找，一边问乙）哎，东西呢？

乙：（东西）在桌子上放着呢。

在第一组的问答中，乙回答甲的问题时是祈使句，是针对“哪儿”的回答。而第二组的乙所回答的是对事实的描述，是描写句，语义重点在“放着”的状态仍然持续，并没有改变，所传递的信息是“东西的位置没有改变，仍然在桌子上，没有丢”。

#### 4.6.2 语义重点

介词结构在动词前后的位置变化，使句子的语义重点各有侧重，总的来说句末的部分是语义重点。这一点与汉语的句子一般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的特点一致。语义重点在后的解释，可以使学习者理解，“他住在北京”这个句子的语义重点在于说明处所，所以句中的介词结构在后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他在北京住了三年”的介词结构的位置又移动到前边了呢？

解释是这个句子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三年”这个时段，所以要放在句末以成为句子的语义重点，同时介词结构单纯从位置上来说出现在动词前也符合汉语的句法规则，这样正好一前一后，既不违背句法平面的规则，又适应了语用平面的要求，并且还保持了句子前后的平衡。

#### 4.6.3 四种句型

站在学习者的角度，既要有对各个语法现象不同侧面的细致入微的讲解，还非常需要提纲挈领式的规则提炼。从病句整理中我们发现，不含介词结构的形容词谓语句，如“这本书很有意思”，和不带宾语也不带补语的单纯动词谓语句，如“他跑了”，这两种句子不会出现语序上的错误。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在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用动词或介词连接成句子时，往往会因语序上的混乱而造成病句。如果不考虑语用平面的句类，也不考虑语义平面的施事和受事等关系，只从最基本的句法平面的句干部分来分类的话，可概括为以下四种：

I N1 + V + N2 (N3)

II N1 + 介 N2 + V (N3)

III N1 + V + 介 N2

IV N1 + 介 N2 + V + 介 N3

“介”指介词。N指名词及含有限定成份的名词性词组。V指动词及包括描写、说明部分的动词性词组。除介词词组中的名词以外的句首和句末的N都有被省略或不出现的可能。在其扩展生成型中也是如此。以第一种为例，以其最基本的句干而生成的基本句型有：

- ① 他是日本人。
- ② 你爱我吗？
- ③ 我不去学校。
- ④ 我给他两本书。
- ⑤ 桌子上有一只笔。
- ⑥ 门口站着一个人。
- ⑦ 对面跑过来两个孩子。
- ⑧ 明天下雨。

在上面这些句子中，从句法平面的谓语动词的角度来分，有“主谓宾”句，有“双宾语”句，还有“存现”句；从语用平面的句类来说，有陈述句，也有疑问句；从N1的性质来说，有明显可以判断出N1既是主语、也是主题的句子，也有N1是主题而非主语的句子，还有目前众说纷纭的句子。不同角度的分析能使我们对于汉语的描述更加全面、一步步接近语言事实。提炼出来的规则有助于学习者对目的语有一个宏观的总体上的把握，使学习者进一步理解汉语是以意思相关的词组为造句单位的特点，能按照不同语用的要求将词语自由组合、扩展，来表达不同的语义。比如在第一类基本句干N1 + V + N2 (N3)上扩展为N1 + V1 + N2 + V2 + N3 (N4)就是连动句或兼语句。而连动句和兼语句生成于同一类句干这一事实，使学习者能易于接受新句型，注意区别两者在语义和语用平面上的不同。在前文中论述过的“有”与V着的替换也是由于二者生成于同一类型的句干。

第二类的介词结构几乎包含了汉语所有介词结构在内，无论其介词结构的语义有何不同，体现在句型中的基本语序都是同样的。如：

- ① 我在大学学习汉语。
- ② 我跟朋友去北京了。



- ③ 妈妈对我说她要回老家。
- ④ 门朝南开着。
- ⑤ 桌子上和地上一样脏。
- ⑥ 她比我更喜欢看电影。
- ⑦ 哥哥把我的糖吃了。
- ⑧ 我的糖被哥哥吃了。

等等。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展时，V前的介N还可以同类递增，也就是V前可有二个或几个介N连续出现。如：

- ⑨ 我跟朋友在她家用录音机学习英语。

第三类的介词结构很少，主要是“在”、“到”、“给”、“于”、“成”、“为”、“作”等几个。如前文提到的“东西放在桌子上”。这一类与第二类接续在一起，形成第四类。那么为什么不把第四类做为其中某类的扩展形式，而非要做为一个基本形式与第二、第三类并列出来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类句子无法“还原”成其他三类。如：

- ① 我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 ② 书被我放在桌子上了。
- ③ 弟弟一直从家跑到学校。

上边三个例句中的信息量在保持等量的情况下，都没有其他的排列方式，也就是说，为传达这些信息量只能以第四类的语序完成句子。

将第四类单列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扩展的角度来说，第一类可以在句末增加同类的V，第二类既能增加V前的同类的介词结构，又能在句末增加同类的V，而第三类虽然能扩展，但只能在句末增加与基本句干末的介词结构不同类的V，第四类的扩展方式是既能在V前增加同类的介词结构、又能在句干末增加不同类。单列出第四类后，很明显，一、二两类正好与三、四两类在扩展方式上相对称，符合对语序种类的总体描述规律。

除了能将句型按照上述四类句干的语序进行扩展、生成以外，还可以通过省略来达到句型的变换。如名词谓语句就是第一类省略了V变换来的。

#### 4.7 补语

从病句集中的类型来看，有两种是由于学习者对补语的语序不甚了解而造成的。补语从语义上来分至少可分为“结果补语”、“情状补语”、“可能补语”、“趋向补语”、“时量补语”、“差量补语”等多种。各种补语与宾语的语序，特别是有的补语用“得”，有的又不用，使学习者不容易掌握。我们认为，将句法平面的语序问题，与语用平面的主题、述题结合起来，也许会便于归纳出较简便的规律性的东西。

从主题与述题的角度来说，补语可分为两类。一个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类，另一个是针对事实的评价类。描述类的补语居多，评价类的只有两种，即用“得”的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得”就是“评价符号”。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评价类补语否定时都用“不”来否定，而其他描述类的补语都用“没”来否定。

单纯从句干的语序来说，也只有两类。一个将主谓宾构成的主题放在句首，然后重复其中的谓语动词，最后是补语。另一种是不改变 SVO 的基本语序，只将补语嵌入 V 后。即：

补语 1. N1VN2 + V 补

2. N1 + V 补 + N2

具体来说，语序是补语 1 型的只有程度补语，如“他说汉语 + 说得很好”，其他都是补语 2 型。时间补语中表动作持续的同时兼有两种语序，如“我学汉语 + 学了一年”，也可以说“我 + 学了一年 + 汉语”。

这样归纳后，学习者对补语的语序可以一目了然，首先避免了语序方面的错误。同时用主题说对补语进行解释与日语同步，也许更容易为母语是日语的学习者所接受。

#### 5. 小结

学习者在学习目的语时，总是会有意无意地与已有的语言知识相对照。充分利用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减少或消除负迁移作用是促进目的语学习的有效方法。

即使对汉语的某些问题，如主语与主题的关系等，还尚未解明，但只要学习者能因为日语中也存在同样的语言现象而能自动接受，我们就可以忽略或不把它做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重点。基于这一观点，本章着重分析了错误集中的几个典型病句，同时在解明时也分别有不同的侧重点。特别是，虽然每个句子都具有三个平面，但运用这一理论时，也应站在母语与目的语相对照的角度，分别取不同层面总结规律，这样才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 范晓1999. 〈略说句系学〉，《汉语学习》1999年第6期。  
范晓1998. 《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  
袁晖 戴耀晶 1998. 《三个平面：汉语语法研究的多维视野》。语文出版社  
王维贤 1997. 《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语文出版社  
袁毓林 1998. 《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李临定 1986. 《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  
佐藤富士雄 2000. 「主語、主題研究と中国語教育」。『中央大学論集』5月